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 文 益 弋浩仁◎编



毛泽东读书与 写作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 文 益 弋浩仁 编



毛泽东读书与 写作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读书与写作纪实 / 文益 弋浩仁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61-2068-2

I. ①毛… II. ①文…②弋…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4464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云
特约编辑 谢国龙
责任校对 王红杰
责任印刷 王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79千字
定 价 23.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毛泽东修改新闻稿	熊向晖	1
为《不怕鬼的故事》改序	何其芳	4
毛泽东与诗	臧克家	11
新诗改罢自长吟——谈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修改	蔡清富 李捷	16
毛泽东与延安《解放日报》	王凤超 岳颂东	25
《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传统	汪澍白	50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逢先知	61
毛泽东读中国文史古籍	逢先知	70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张贻玖	83
毛泽东读《资治通鉴》	陈东林 郭金荣	88
毛泽东读中国古代兵书	毕剑横	90
毛泽东与逻辑学	高路	104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龚育之	119
毛泽东读中国古典诗词 张贻玖	134
毛泽东读《红楼梦》 龚育之 宋贵崧	158
毛泽东读鲁迅著作 徐中远	164
病中诵读《枯树赋》 张玉凤	172

毛泽东修改新闻稿

1960年5月8日、9日和10日，《人民日报》和国内各大报都在第一版以半版篇幅刊载新华社关于毛泽东主席在郑州接见外国朋友的报道和照片。各报的眉题表明，三次接见的外国朋友依次是：“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方面人士和代表”；“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的朋友”。

这些外国朋友是在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后到郑州参观访问的。同到郑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工作同志参加了这三次接见。

陪同毛主席到郑州视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安排并参加了这三次接见。

主席住在火车专列上。接见外国朋友的地点是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的小礼堂。每次接见，主席都提前到达。外国朋友反映：“本来以为只是礼节性的接见，想不到毛主席亲自到门口迎送，和每个人热情握手。接见时，毛主席先让我们发言，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毛主席和我们交谈了近四小时，好像老朋友在一起谈心，他的话像水晶一般清楚，他的思想像火山爆发一样，鼓舞了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使我们深受教育。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正说明他的伟大。”

第一次接见后，杨尚昆同志和刘宁一同志领我到主席的休息室。主席靠在木制躺椅上吸烟。他对我说：不握手了；今天要发表消息，让你做“秀才”；写上我讲话的要点，写上外国朋友讲话的要点；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够了吧？我说：我就试试。我考虑了一下，在拍纸簿上写，写完后看了一遍，涂改了一些字句，交给刘宁一同志。他和杨尚昆同志商量一下，作了个别增删，送给主席。主席认真审阅。他说，还要补充几句。他



口授，刘宁一同志笔录。定稿后，由我交给新华社郑州分社负责人抄清电发。

以后两次接见的新闻报道大体上经过类似程序。

这里着重记述毛主席对接见拉丁美洲朋友新闻稿的修改。

我起草的稿子开头部分是：“新华社郑州8日电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他们是：（从略）”，结尾是：“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

这篇新闻稿的实质内容共分两段：

第一段：“接见时，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向毛泽东主席谈到在中国参观访问的观感。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赞中国人民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们还谈到了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历史联系和日益发展的友谊。他们说，拉丁美洲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介绍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要团结起来，并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段：“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主席说，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主席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主席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主席说，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

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在稿子上作了一些涂改。由于毛主席指示“要快”，来不及另抄，递给刘宁一同志，他和杨尚昆同志交换了意见，在第一段“接见时”之后，加上“毛泽东主席首先表示对拉丁美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然后送给了主席。

主席作了三处修改：

（一）第一段中，“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主席删掉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几个字，加上“在自己的工作中”；还圈掉了“伟大”两个字，把这句话改成“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二）第一段末尾，“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要团结起来”，主席删掉“要”字。在“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之前加上“一定会”。

（三）第二段开头，“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将“称赞”改成“友谊”。

主席改完后，将稿子交给我，并问：你有什么意见？我说。后两处，主席改得非常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只表达了可能性，主席加上“一定会”，就表达了必然性。“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太庸俗，主席把“称赞”改成“友谊”，含意和格调就完全不同，既亲切，又得体。只是主席对第一处的修改，我不理解。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拉丁美洲朋友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为什么主席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



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讲了，你在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刘宁一同志说，主席的指示很深刻，我们要好好学习。时间不早了，这篇新闻稿就这样定下来吧。

主席让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当念到第一段的末尾“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时，主席说，这里有点突兀，在“一定会”前面加上“这样”。我照加了。主席想了下说，加上“这样”，语气有些散，改成“就”字，“就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你们看怎么样？在座的同志都说好，我涂去了“这样”，加上“就”字。杨尚昆同志说，今天这篇新闻报道比昨天的更有分量，就这样发出去吧。主席点点头。我辞出，请等候已久的新华社郑州分社负责人另抄电发，刊载于196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的第一版。原件我一直珍藏着。

（熊向晖）

为《不怕鬼的故事》改序

杨家岭一席谈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鲁艺文学

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从桥儿沟出发，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去。

毛泽东比我1938年夏天见到的时候丰满了一些，或者说更强壮了一些。头发也比那一次梳得整齐了。大家坐下以后，毛泽东就和我们谈话了。他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们：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

毛泽东紧接着说：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毛泽东看我们几个人没有说话，就严肃地进行批评了。他说：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在这以后，毛泽东问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姚时晓说，他是浙江吴兴人。毛泽东问：你从前做什么？他说：在上海做工人。毛泽东又问：做过多少年工？他说：做过十多年工。毛说：那你是老工人了。

毛泽东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曹葆华说他是四川嘉定人。毛泽东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后来谈到了成都。曹葆华说，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毛泽东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注意地问：哪“五老”？哪“七贤”？曹葆华说一个名字，毛弯下一个指头。但弯了两三个就不动了。曹葆华说不出更多的名字来了。我去延安以前，在成都曾住过半年，我也听说过“五老七贤”这个总的名称，但却没有打听具体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毛泽东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



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

毛泽东招待我们吃午饭。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他和我一起喝酒，吃饭，继续交谈。

吃完午饭，毛泽东到卧室去休息。我们仍坐在中间的窑洞里。不久，毛泽东就出来了。

严文井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谈到《聊斋志异》。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他举出其中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说那篇就可以作为史料。

毛泽东还讲了《聊斋志异》的其他优点。毛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毛还举出一篇题目叫做《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对我们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我们中间，有一个同事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毛泽东笑着有风趣地说：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事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我们看时间不早了，就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高大的身躯站起来，送

我们出窑洞，继续和我们一起走着。到了一片比他窑洞门前的平地高一些的地方，他才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别。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眼睛看着我们，停顿一会儿，好像把重要的革命任务交给我们，期望我们努力去完成。

《不怕鬼的故事》

1959年春季，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来，交给我们一个任务：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泽东的思想。这年夏天，这本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到会同志。我们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序。毛泽东指示，要我写。我起草了序文，经过几次修改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1961年1月4日上午10点40分，我在文学研究所办公。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毛泽东办公室通知我，叫我立即到中南海去，毛主席对我起草的序文有指示。

11时许，我到颐年堂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在里面一间卧房里接见我。一张普通木框的沙发床，就像我在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时公家借给我的那种床。床头一边一个茶几，上面各放一盏景泰蓝座子的台灯，灯罩上半遮绿绸。卧床里面用两块长木板搁起来，上面放有许多书籍和文件。我想，我起草的序文的稿子，大概就曾放在木板上，跟许多等待毛泽东深夜翻阅或批阅的书籍、文件在一起……

我坐下以后，在毛泽东身边服务的同志送来一杯盛在玻璃杯里的新沏的碧绿的龙井茶来，放在我面前的矮小茶几上。

已有两位同志在座。先到的同志中，有一位在谈当时农村的“辩论会”。他说，名字叫“辩论会”，实际成了斗争会。毛泽东说：以后叫商量和讨论的会，大家都可以讲话。

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



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在这以后，毛泽东就谈起别的事情来了。他谈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他对我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你没有参加。毛泽东在讲当时国内工作的问题的时候，我感到他是带有深深忧虑的心思的。我感到他是那么关怀全国人民遭受到的困难，那么和人民的心相通。毛泽东又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刚才那位谈农村“辩论会”的同志说：这两年有些强调一个方面，如强调不断革命论，就忽视革命阶段论。

毛泽东说：现在要强调另一个方面，要稳定下来。毛谈到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有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统购、高使用。高指标是主要的。

后来谈到了逻辑学。毛泽东说：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那样多。

刚才插话的同志说：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虽然也是演绎法，却还是对于实际用处很大，可以从已知推未知，如从地球圆周推地球直径。毛泽东说：这个未知还是包含在已知之内。

最后，毛泽东谈到他写了两首近体诗。他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他还说：我60岁才学做近体诗，所以做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他说的近体是指七律。这两首七律虽然没有发表，后来我们是读到了的。那是两首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诗。

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改了《不怕鬼的故事》的序，再送他审阅。1月23日下午2点半，又接到电话通知，叫我到毛泽东那里去。

毛泽东还是在那间卧室里接见我。已经有4个人在座了。毛对我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

他把加上的那一段念给大家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传到我手里，我喜出望外。在稿子最后一页多的空白处，写满了毛泽东亲

笔加的一段文字。后来书出版了，序的最后一段，整整12行，都是他增加的。我又从头至尾翻看。他修改的地方还有好几处。其中有两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一处是加了这样一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晶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这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这是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警句。

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对我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接着他又对我说：虽然有些同志批评你，我对你还是有好感。

毛泽东说对我的批评，是指反右倾运动中许多同志对我的批评。

然后他又谈起序文来。他叫我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这以后，和上次一样，毛泽东谈起国家大事来。他说：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最后，毛泽东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也是上次那位插话几次的同志说：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泽东像是回答他的问题，也像是发表他思考的结果似的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这两次听毛泽东谈话，我都感到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但因为不是



在正式的会议上，我都没有当场做笔记，而是准备回来追记。但毛泽东讲了这段关于美的问题的话，我却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来记上了。

毛泽东继续说：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他又说：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

这次告辞时，我问：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毛说：再送我看看。

1月24日上午，我要通信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当天就看了，退了回来。他亲笔批示说：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毛泽东又说：

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在退回的稿子中，毛泽东把上一次增加的那句话：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改成这样：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的思想是多么细致、周密！这个修改的重要意义在于，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而外，还有赖于“通过斗争”这样一个条件。

（何其芳）

毛泽东与诗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他的诗词也写得极为出色，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与赞美。革命家和诗人，在毛泽东身上是统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肩负着党和人民委托的重任，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可是，他始终没有丢下诗。可以这么说，他写诗，关怀诗，与革命实践同始终，也是和他的内心活动密切联系着的。全国解放以后，外国人常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有着坚强的马列主义信仰，有着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同时，他心中充溢着诗的感情，他有一颗炽热的诗心。

青年时代，他追求进步，寻找革命真理，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对于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就写出了《沁园春·长沙》这样非凡的词章来。可能在这之前他就和诗词结缘了，否则，像《长沙》这样成熟的作品，不会是一蹴而就的。1925年之后，随着岁月的流迁，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不顾戎马倥偬，环境险恶，昼夜运用心机，与敌周旋，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牢牢地抓住诗！他，以诗抒豪情，表壮志，征途无纸笔，就“于马背上哼成”。诗，不只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且是他真实的心声的表露。没有随着战火化为灰烬，而今幸存的他的诗词集里的一些作品，以革命家的壮怀、诗人的热情，在我们跟前展开了一幅革命历史的大画卷。读了之后，令人振奋，令人鼓舞！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高度统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是新鲜活泼的。它是高尚的艺术品，不但从内容上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艺术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

毛泽东，还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像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等，都能诗，而且各具特色。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读了万卷书，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走了何止万里路，经验丰富，表现能力

强。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我们说过：词中小令，这种形式，像工具，运用惯了，所以写一些。运用惯了，足见他写作之勤，更可以见出，他读这类作品一定甚多。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典故和成语，连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了四五十年的人，也得去查书。真像他批评的：“文人也不文。”毛泽东对古代典籍涉猎的范围我不清楚，他对古典诗词的知识是丰富的，用力是极深的，这方面，我约略知道一点点。在见面谈话当中，他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来，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他不详读，怎能单独提出个李攀龙来？由此可见，他写诗词，不是专靠灵感，而是既有极为深厚的生活底子，又肯下苦工夫，求得艺术表现能力。他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

对自己的作品毛泽东要求是极严格的。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千锤百炼、一改再改而成的！“跃上葱茏四百盘”，后来将“盘”字改为“旋”字；“金沙水拍云崖暖”，“水”原作“浪”，“云”原为“悬”。这仅是三例，但足证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精益求精的。毛泽东不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而是不耻下问，广泛征求意见。1957年1月，他约我和袁水拍去作了两小时长谈。以后，每有新作，必先寄我一份。我了解他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所以敢于坦率地表示个人意见。《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前，我看到了，这六首词有个很有情味的小序，一开头说：于某某年，于马背上哼成的。我替他勾去了第一个“于”字。他1962年4月24日回信给我，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你看，越是伟大的人物，也越平易近人，越谦虚。

毛泽东的谦逊美德，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他的《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前，先出了个征求意见本。遵照他老人家的意见，开了一个有二十余人参加的会议，好多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毛泽东同志用大粗铅笔写了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大家对他的诗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用便条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商讨过，会后托田家英带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即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